



游走于现实与诗意之间：

# 论《观窑记》组诗的多维美学建构

水刃/文

沈文军的《观窑记》组诗，宛如一轴徐徐铺展的千年水墨长卷，浸染着历史的釉色，更以现代的目光重新熔铸地域的根魂、光阴的刻痕、人间的烟火与山水的灵性。诗人以一支灵秀之笔，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点染风云，在东方与西方的对话脉络中采撷精粹，精心编织出一个既扎根厚重土壤，又轻盈飞升于现实的、充满张力与无限可能的诗意空间。

组诗中，对地域文化的呈现是一大亮点。在《观窑记》中，“禁山不禁窑/太平窑，馒头窑，葫芦窑/马蹄窑，镇窑，上虞窑……”，诗人以窑为切入点，通过罗列不同类型的窑，勾勒出一幅古老的制陶文化图景。这些窑不仅是地域文化的象征，更是历史的见证者。“龙窑有龙/这是肯定的/而龙背上生长着青窑/也是肯定的”，诗人将神话传说与现实场景相结合，赋予龙窑神秘而浪漫的色彩，使

传统文化在诗歌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在《谒上虞东山谢安墓》中，“东山再起，并不代表/我争取的席位/一介书生，游山玩水而已”，诗人以轻松诙谐的语调，重新诠释了“东山再起”这一典故，既表达了对谢安的敬仰之情，又融入了个人的情感体验，增添了几分现代的气息。

组诗中，诗人的足迹跨越了东西方，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，展现出独特的诗意视角。在《邱吉尔庄园》中，“其实，我们并没有进去/只是在外围转了一圈/这一圈就来到了泰晤士河边”“那时他抽雪茄，戴帽子/那时他的手枪很时髦/如今铁门紧锁/庄重的房屋耸立着肩膀”，诗人以简洁的语言，勾勒出邱吉尔庄园的历史变迁，同时也暗含着对历史人物和文化的思考。在《泰姆河》中，“空气清新得像一把藤椅/躺在我的面前/鸟在身上按摩/水在血液里流淌”，诗人将泰姆河的自然景观与个人的感受相融合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诗意氛围。

“我想，其实这也是一条路/水从英格兰西南部/注入北海/浩瀚的旅途/收获历史，收获荣耀”，诗人将泰姆河视为一条承载着历史与荣耀的道路，这种对河流的独特理解，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中对自然与历史关系的不同认知，也展现了诗人在跨文化语境下的独特思考。

沈文军的组诗中，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相互交融，共同构成了诗歌的丰富内涵。在《从碧玉溪走上果盒桥》中，“从石头里抽水，清

澈的水/被山坡映出风景/头上的天冠峰，戴着草帽/和对面的夫妻峰亲吻”，诗人以拟人化的手法，赋予山峰以人的情感和行为，使自然景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“桥上，一对新人穿汉服/歌声绕梁，款款走来/哪个是梁山泊，那个是祝英台/我寻思，我是不是来到了/宋朝，十八里相送”，诗人将现实场景与历史传说相结合，在自然景观中融入了人文元素。在《雁荡山的捣衣声》中，“听到这声音/我知道/历史重新开始忙碌/溪水流动/一件件衣服被捶打/就像一个孩子/接受流水的教育”，诗人通过对捣衣声的描写，将自然的溪水与人文的生活场景相联系，展现出一种古朴而宁静的生活氛围。这种自然与人文的共生关系，在诗歌中得到了

生动的体现。

沈文军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极具创新精神，他通过意象的陌生化和隐喻的创新，为诗歌带来了独特的艺术魅力。在《在巴堤雅》中，“芭蕉叶的坦克穿过沙滩/我在联赛的游轮中奔跑/排球的鱼爬上岸，将/熊猫的隧道，据为己有”，诗人运用奇特的意象组合，如“芭蕉叶的坦克”“排球的鱼”等，打破了读者的常规认知，使诗歌充满了新奇感和想象力，拓展了诗歌的表达空间。在《螺丝帽》中，“戴上这顶帽子，我倍感自豪/仿佛螺纹在海里盘转/帽顶有涛声敲打树木/这小小的身体拥有千斤顶的威力”，诗人将螺丝帽与大海、涛声、千斤顶等意象相联系，通过隐喻的手法，赋予螺丝帽以新的象征意义。这种隐喻的创新运用，使诗歌在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了深刻的内涵。

最终，沈文军以《观窑记》组诗为熔炉，将浩瀚的文化矿藏与鲜活的生命体验反复淬炼，铸就了一个多维共振、意蕴丰饶的美学之境。诗人在现实与诗意之间自如游走，在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的宏大对话中从容穿行，最终成功构建起了一座既承载着古老大地体温，又回响着永恒诗意咏叹的、充满魅力的诗歌世界，更是为读者奉上了一席可以恒久品味，并在每一次的回眸中都能汲取到新意与慰藉的精神盛宴。

## 在废墟上 种出生活的诗 ——读《人生得遇苏东坡》有感

赵娜/文

在我心里，苏东坡是那个一边喊着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，一边吃得满脸是笑的老顽童；是那个披着蓑衣在雨里走，还哼着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潇洒过客；更是那个能把一盘野菜、一碗粗茶吃出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生活家。好像我们只要念几句他的诗，日子里缠缠绕绕的烦心事，就散了。但他并非天生就能扛住生活的重拳。意公子的新书《人生得遇苏东坡》，告诉我们一个会疼、会失眠、会在被贬的夜里对着月亮叹气的真实苏轼，他哭过后，第二天仍会真诚笑着给朋友写信说：“今天的荔枝真甜啊！”他像老朋友一样告诉你：“嘿，日子再难，也得笑着活下去。”

作者从黑暗的“乌台诗案”写起，将读者带到那艘风雨飘摇的太湖孤舟上，让人目睹跌落神坛的苏轼，如何在亲友疏离、尊严尽丧的绝境中，徘徊于生死边缘。这种毫不避讳的真实，悄悄拉近我们与这位历史名人的距离。他的痛苦不再是史书的记载，而是一种能与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挫败感、无力感产生强烈共鸣的情感。

我觉得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，在于它详细拆解了苏东坡的“劫后重生”之道。他被贬黄州，是人生的一大转折。面对破庙栖身、俸禄微薄的窘境，他没有沉沦于怨天尤人，而是用五件事把生活酿成闪闪发光的诗篇：默坐、洗澡、种地、美食、交友。

这五件事看似平淡无奇，却蕴含着无穷的智慧。“默坐”是内省，向内看清自己；“洗澡”是洁净身心，获得新生感；“种地”是在东坡开垦荒田，用身体的劳作对抗精神的虚无；“美食”则是苦中作乐的极致体现，猪肉价廉，他便反复尝试，制作出流传千古的“东坡肉”；“交友”则让他与农夫、渔民打成一片，在最质朴的人间烟火中，找到了情感的慰藉。作者将此总结为“用具体的行动对抗苦难”，可谓一语中的。当一个人选择行动起来，专注于眼前的一饭一蔬、一草一木时，痛苦便会慢慢淡化。

书中，意公子还提出了两个启发性概念。一是“藕粉哲学”。她说，苏东坡就像一碗藕粉，面对生活的重击，只是“duang”一下，看似被冲散，实则瞬间成形、柔韧、通透。这恰恰是苏东坡的“苟活智慧”——无论身处何种绝境，都要珍视生命，想方设法“找快乐”，这种强大的生命韧性，值得我们学习。

二是“着力即差”，意公子的解读也令人印象深刻。她认为“当努力过度，在目标中无法自拔，过程中的感受会被忽略；别赶路，去感受路”。提醒人们，执念于目标本身，反而会错过过程的风光与体验。生命的意义，不在于抵达，而在于过程中的感受。

读完整本书，我深刻体会到，苏东坡总能从废墟中站起，重建生活的乐园。他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，或许并非那些传世的诗词文章，而是一种“可以这样活”的生活诗篇。意公子没有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偶像，却给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。这本书告诉我们，面对人生的无常，与其空谈豁达，不如学着苏东坡，去洗个热水澡，为家人做一顿饭，开垦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田。

《人生得遇苏东坡》这本书，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跌倒，而是在跌倒后，有能力在废墟之上，一砖一瓦地重建起一座名为“生活的乐园”。这或许就是苏东坡穿越千年，给予我们最宝贵的人生启示。

## 百家争鸣处 思想立潮头 ——读《稷下先生》

诸纪红/文

指尖抚过陈歆耕《稷下先生》的书脊，临淄城稷门外的风从竹筒深处苏醒。这部非虚构著作耗时三年收集、梳理散见于《史记》《战国策》等典籍中关于稷下学宫的记载，以沉静笔触重现稷下学宫的文明盛景。当齐宣王为学者“开第康庄之衢，高门大屋尊宠之”，并允其“不治而议论”时，战国长卷上那些宽袍大袖的身影走出尘埃。制度的庇佑让士人拒绝跪拜，在权力面前始终保持着思想的站立姿态。

作者采用“故事新编”策略活化史料，使零散记载升华为鲜活人物群像。卷二《面刺寡人》以二十四则模块化史事珠链相衔，在精微叙事中构建思想星图：孟子与淳于髡辩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鲁仲连持义不帝秦，这些独立场景如拼图般嵌入学宫的精神版图。尤其齐宣王召唤隐士颜闾一幕：丹墀上的君王连呼“快至寡人身边”，阶下布衣学者却凝立如松，“请大王

向前”的回应跨越千年，成为尊严对峙的不朽符号。

稷下学宫的精髓不在于思想的统一，而在异见的共生。作者以史家笔法捕捉这种多元喧哗。孟子高呼“民贵君轻”的庭前，同时回荡着荀子“人性本恶”的告诫；邹衍推演五行终始时，慎到正以法理辨析刑名之术，尹文则于“白马非马”的逻辑谜题中抽丝剥茧。七十六位列大夫的百家思潮在康庄学舍碰撞，陈歆耕敏锐捕捉到这种思想生态与柏拉图学园的隔空辉映，将地域文化置于人类文明轴心期语境：当希腊哲人追索理念世界时，稷下先生们深耕的现世伦理，铸就了东西方双峰并峙的精神坐标。

全书对次要人物的打捞彰显历史眼力。淳于髡用著名的隐语规劝齐威王罢长夜之饮，留下“酒极则乱”的典故，常被史册一笔带过，作者却以完整章节解析其隐喻智慧。更具启示的是，其对学宫衰亡的剖析，他透过史书记载揭示齐湣王穷兵黩武远征宋国，学者在饥馑中流亡，雄辩证明思想殿堂的崩塌必起于权力对

精神的驱逐。

临淄学宫遗址的萋萋荒草间，半截出土石柱被考证为“啧啧”础石。陈歆耕在废墟上写道：“这些石柱残骸比任何雄辩都更震耳欲聋。”这种将考古细节转化为精神符号的笔法，赋予非虚构写作史诗纵深感。当现代知识界面临思想挤压，淳于髡调和讽谏与生存的策略恰成表达艺术的镜鉴；当全球化浪潮冲击文化认同，稷下学者“总百家之伟说”的胸襟，仍为文明对话提供古老范本。

合拢书页时顿悟稷下精神的真谛。那些奋髯横议的先生从未消逝，每当权力场域响起真话，当潮流之外有人守护独立思考，临淄的风就穿越时空鼓动我们的衣襟。陈歆耕以三年光阴完成的不仅是对历史的钩沉，更是对思想站立姿态的庄严致敬。这三万字的重量，正源于其以故事化解冻凝固的史料，让战国智慧成为现代人可触摸的精神遗产，正如临淄故地烟火里的今人，仍能循着书页触摸到康庄衢上的猎猎古风。

## 自在飞花轻似梦 ——读《飞花令》有感

郑凌红/文

几乎连想都没有想，就对眼前这本《飞花令》有这样的感觉：自在飞花轻似梦。名字和人我一直认为是可以对应的。文字和人也一样。作家邱仙萍，和我萍水相逢，纸上相见甚欢，如同旧友。尽管没有见过面，但我认定她是一个“仙人”，文字飘逸，洒脱，知世故而不世故，纯真，简约，大气，幽默。

她身处热闹的大都市，而笔下文字有田园之风，有轻舟之快。著名作家陈仓形容她的品格：仙萍，以及仙萍的文章，不就是一束天鹅绒花吗……

我对花的兴趣不大，况且已过了喜欢送花的年龄。在我看来，细细研读文字，才是对写作最大的尊重。《飞花令》有五卷，“花”“绿”“米”“云”“鸟”，在抽离世俗之外演绎了一首首轻快的“飞花令”。第一卷的“花”，与花紧密相连。她写作的高明在于总能说出平常之外的哲理。这便是文章的“思想性”。一篇文章最难也在于此。她写“桐花”，让文字有了“开花”的意味，这便是散文写作的功夫。邱仙萍深谙散文之道在于——真实，而且就像放风筝。真实自然好理解，即是亲身经历，在现场，有真情。“放风筝”则是收放自

如，叙述宏大，画面整体而多元。这样的痕迹贯穿全书，有心之人自可见其成熟而素简的“文章精神”。

“花”的字眼如珠玉般闪烁出温柔的光芒，铮然作响；第二卷的“绿”，则是我最喜欢的另一种潇洒腔调。她在《乡村咖啡馆的腔调》中阐释了一种生活美学，单薄，宁静，悠远。这样的句子是一见喜：“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朗多玫瑰，要了白玫瑰，时间久了，白的就成了桌上的米饭粒，而红的就成了心头的朱砂痣；要了红的，日子久了，红的就变成了墙上的蚊子血，而白的，却是床前明月光。”中国美学家宗白华将文章分为“金派”和“玉派”。我看邱仙萍的文章，这两种境地都有了，互相交织，刚柔并济，显出蓬勃的生命力，牵着你往前走，去思考。

我一直都认为，一个作家的生活阅历，构建了他/她的文学世界，由此便由真实抵达了飘飘欲仙的境界。散文最难的是自然流淌，又要在文字中糅合世间万象、生活经验、千古遐思、命运哲思。

邱仙萍建立了自己的文学世界。在《飞花令》中我看到童年对她的影响。她的世界饱含“悲天悯人”的大情怀，譬如她说：“杭州最美的季节是秋季，但在我的眼里却

充满了悲情……”有欧阳修《秋声赋》里的况味，都带着写意的色彩。是写意，而非非常人眼中的“写实”。就像这本书的封面和插画，有禅意，有醉意，有春意，也有余音袅袅的深意。

深意之外我看到了深情。这深情，来自于和她相遇的人。富春江于我，既陌生又熟悉。那里有我敬佩的人，也看到了邱仙萍笔下的“春水”。他便是她的导师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陆春祥先生。她对这位昔日的高中老师和二十多年的领导，敬佩于他的自律、对时间的把控，以及待人处世之道。

在文字中留下点滴，表露了骨子里的感激之情。文字是一种信仰，我们在坚持信仰的路上，总会遇见懂得我们的人。我注意到，《飞花令》中写的人，有同事、友人、闺蜜、同学，还有家人、文友，甚至路人甲乙丙丁。这些人具体，文字活泼，带着幽默，让人想跳到书中畅游一番。

作者说“杜秋娘”有个绰号叫酒店，在我看来，作者倒像是“掘井人”，在故乡的印记里，在童年的回味里精耕细作。这难能可贵，是一个写作者抵挡岁月情长最痴情的方式。

陈仓老师说，好的小说和散文，都不是写出来的，是活出来的，是用皮肉熬出来的。